

SHEILA ROCK
TIBET
西藏

采访：夏楠 图片提供：M艺术空间

人是不成比例的，人在自然界中到底是什么呢？

从无穷来看是虚无，从虚无看来是全体，是无与全之间的一个中间项，
他既看不到他从中而出的那个虚无，也看不到他身陷其中的那个无限……
然而人的渺小卑微，虽然只像是风中的一枝芦苇，但却是一枝会思想的芦苇！
——帕斯卡尔 (Blaise Pascal)







最近在上海的M艺术空间，作为传道人的冯君蓝，首次向中国大陆的观者呈现了他近年的摄影新作《肢体》、《静物》和《草芥》。语言范式多少沿袭了代表作《微尘圣像》的圣洁与洗炼，然相较之下，《肢体》和《静物》更为仪式和肃然；《草芥》则流露出卑微的自由与恒常的坚韧，初睹原作，便不由心生欢喜。特约冯君蓝作如下分享。

《生活》：为什么会有“草芥”这个系列的开启？

冯君蓝：我对芜生的杂草很有亲切的情感。犹记得约莫小学二、三年级，我们的班级教室正对着大操场，当下课钟响，我经常迫不及待的逃出教室，气喘吁吁的投奔操场外那一大片杂芜的荒草地。倒卧的刹那，草堆里成群的蚂蚱，机伶的为了闪躲我这个粗野莽撞的巨怪，而四面八方蹦蹦跳跳。我喜欢把自己隐没在草堆间，嗅着日照蒸晒的花草气味、土味，悉心聆听小昆虫的行进，草秆接头接耳的窃窃私语。热辣的阳光穿透云层在风吹草浪间漫舞；蜜蜂，白色、黄色的小粉蝶在野花间忙碌穿梭；我露出衣着的身体给草秆叶尖扎得又刺又痒...。这一切，一再提醒我，世界存在，而我们正活着的事实；启示我们，自然万象唇齿相依、共生共荣的真理；召唤我等，以敬畏的态度审慎的去和大自然相对应，去感悟造物主无所不及的临在和启示。2015年，我从台北到台东去为一对年轻的教友证婚，喜宴结束后借了辆单车到近郊走走，不期然来到一片杂芜的荒草地，这批照片就这么发生了。

《生活》：“草芥”作为这个系列的名字，是如何确定的？

冯君蓝：有鉴于圣经从头至尾，表达了神对羸弱卑微者的慈爱怜悯，神甚至甘愿道成肉身进入到芸芸众生、进入到人类的历史当中，以卑微的姿态与卑微者同在，甚至为之成为十字架的牺牲者，这使得我对“草芥”一词产生深深认同的情感。

《生活》：通常会形容平民百姓“命如草芥”，是指生命的弱小、不堪一击。圣经里对人的生命又有怎样的观照？

冯君蓝：承接天命以解放以色列同胞脱离埃及的奴役统治，走入旷野、走向应许之地的摩西，在他寿终以前，向召他的神，作如是祷告：“主啊，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。诸山未曾生出，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你是神。你使人归于尘土，说：‘你们世人要归回。’在你看来，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更。你叫他们如水冲去，他们如睡一觉。早晨，他们如生长的草，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割下枯干。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忿怒而惊惶。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；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，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，但其中所夸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？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忿怒呢？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耶和華啊，我们要等到几时呢？求你转回，为你的仆人后悔。求你使我们早早饱得你的慈爱，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，和我们遭难的年岁，叫我们喜乐。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，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。愿主——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，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；我们手所做的工，愿你坚立。”

圣经的作者们，一则对生命的羸弱、短暂、无知的局限发出慨叹，却因为天启而深信宇宙出自一位智慧良善公义仁爱的造物主，他同时也是历史的主宰与归宿；因而毕竟没有落入及时行乐、世俗主义，或是厌世的虚无主义。他们仍然挺身入世，奋力在自身艰困的生命处境中寻索意义，在诡谲的历史变局中承接天命，在复杂的人性中试图挣扎出被赋予的神性形象。

《生活》：在天地之中，人的生命是否就高过草芥的生命？所以我们会在生命的卑微时刻，形容如草芥。

冯君蓝：按圣经的观照：“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”，宇宙万物自有其存在的目的；好比一个整全身体上的不同肢体、不同器官组织，功能各异却各司其职，缺一不可，裨益于全体。就此看来“众生平等”、“万物齐一”。但圣经同时说到，人被赋予“上帝的形象”，是神与之立约的伙伴，受托照护管理自然之职，是为自然的园丁。在众生当中，唯独有认识自然，进而改变自然的能力，但是，按圣经，所有能力都是为承担相应责任的配备。可悲的是，眼前人本主义当道的世界，所呈现的正是人对天命的僭越违逆。人假扮神，成了自然的奴役宰治者，为自身不正当的欲望，对自然强取豪夺，终于导致自然的反扑，天灾（实则为人祸）频仍。

《生活》：生命若草，另一层，小草透出的坚韧的生命力也是不能忽视的。圣经里对生命的坚韧有怎样的解释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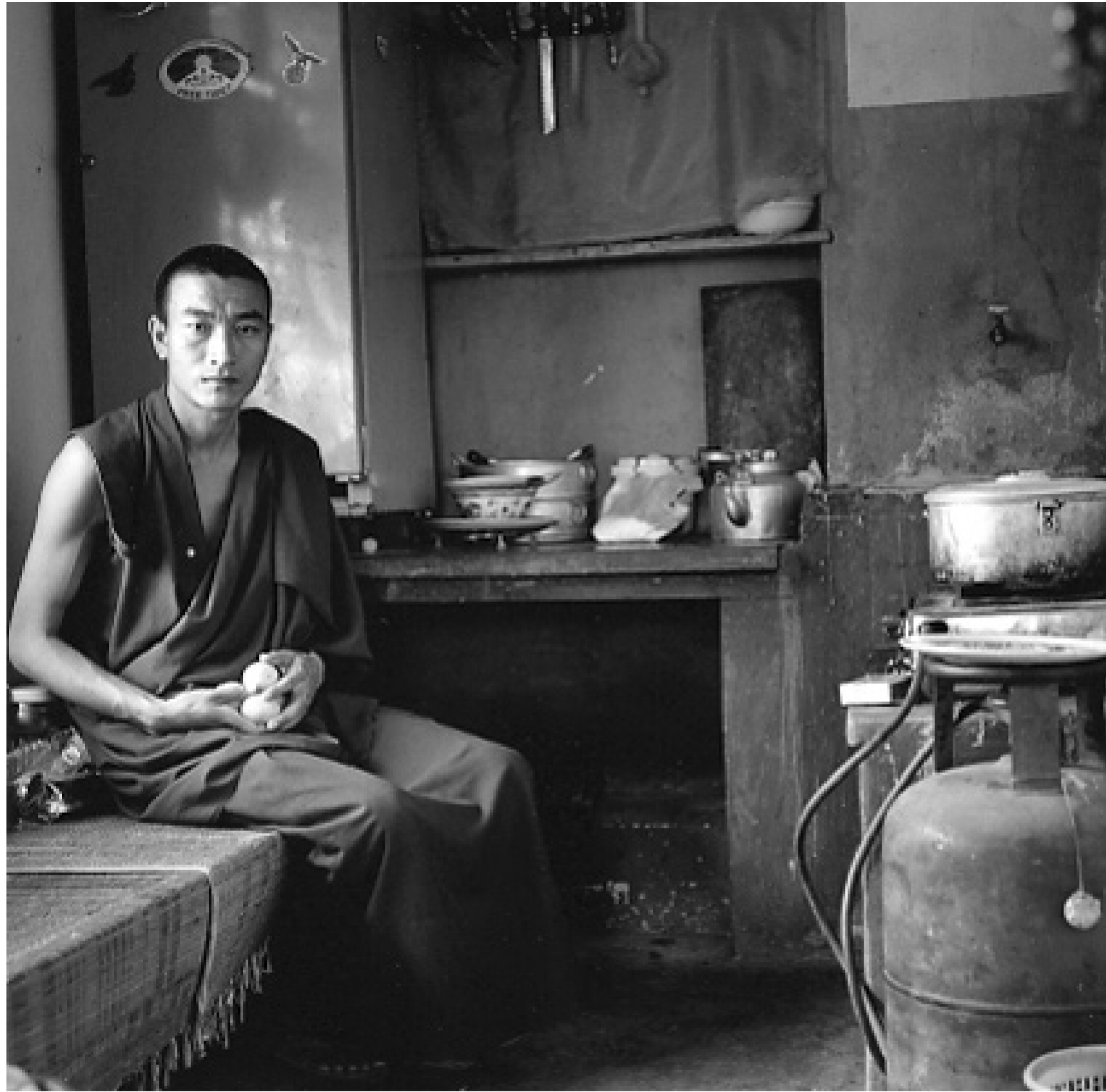
冯君蓝：在观照自然的过程中，我常常叹服于自然的韧性，包括人类生命的韧性。公元前七世纪的先知以赛亚，在神启中说到那位在他之后七百年后降生的弥赛亚（救世主）：“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。”

圣经是反优生学的，耳聋之后的贝多芬，却能突破身体的残疾，竖起心耳谛听，谱写出伟大的第九交响曲「合唱」；天生手脚残缺的尼克胡哲，不单没有怨天尤人，反倒拥有足以安慰激发鼓舞千千万万四肢健全却心灵枯竭者的能力；天生又盲又聋的海伦凯勒，他灵魂的窗口所见，反倒教我们这些耳聪眼明的人，相形之下，犹如睁眼瞎子，耳聪聋人。

《生活》：你觉得，人在自然中到底是什么呢？

冯君蓝：我宁愿让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（Blaise Pascal）来回答这个问题。帕斯卡尔在他的《沉思录》中写道：“让人去思想大自然整体的崇高与伟大吧；让地球在他眼中，比起整个太阳系运行的轨道所圈划出的范围，就只是一个小小的点；而进一步令人惊讶的是，太阳系轨道比起宇宙穹苍中其他星系所圈划出的轨道来，又只不过是另一个十分细微的点。浩瀚宇宙之中，每一个星系都有自己的穹苍、自己的恒星、自己的地球，尽管我们把观念膨胀到超乎想象的空间之外，但这些尽其所能的想象，比起事实的真貌，却只不过是偌大的太空中，所产生的些许些微小的原子...。人是不成比例的，人在自然界中到底是什么呢？从无穷来看是虚无，从虚无看来是全体，是无与全之间的一个中间项，他既看不到他从中而出的那个虚无，也看不到他身陷其中的那个无限...。然而人的渺小卑微，虽然只像是风中的一枝芦苇，但却是一枝会思想的芦苇！”





在这里，我们希望他们提供的是较少为人知的作品，
草图，未完成的作品，甚至是自愧不可见人的“失败之作”。
在作品之外，配以关于这个作品创作前前后的所想所得，
让我们得以一窥当年的艺术风景与他们最初的梦。
更重要的是，这是中国的媒体欠他们的一个报道。